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起玄默執徐盡柔兆沿灘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正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 臘月立

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瑕為于闐王 春一月

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

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貢外郎侍御史補闕

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

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人沈

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

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盧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代有垣而已至是鳳閣

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

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中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絀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絀使絀視之絀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

之笑思時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

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  
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  
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墮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  
霑地以示爲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  
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  
忠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  
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  
尚諛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  
以學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  
廷終文因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

之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劍敵決疑一劔之仁  
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  
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  
行舉者賞罰而已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  
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庚辰司刑  
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爲冬官尚書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申  
赦天下改元如意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  
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衆右拾遺張

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餽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伏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咎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

使者得實即行斬之人人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愆在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

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為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璿思廉之孫元素敬玄之弟也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璿為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請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

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異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

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仁若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蓬廬之須毀去萋非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虛泥耳籠頭枷研槊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



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  
 誣耳願陛下察之今蒲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  
 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  
 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  
 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  
 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  
 元更以九月為社 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  
 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  
 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為王弘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 太子尚書流愛州尋卒 初新

王孝傑從劉審子吐蕃為副總管與審

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  
 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  
 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  
 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  
 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  
 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  
 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  
 百人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

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祿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官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呪記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請貸與

公有功訟冤有功門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為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戊申姚璿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

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  
睿宗之子也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  
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  
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  
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  
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  
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  
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  
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  
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甲寅前尚

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謂皇嗣腰斬於市  
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  
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  
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  
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脅  
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  
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  
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  
睿宗由是得免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  
軌 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爲

王 乙亥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  
 按之杖殺於朝堂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  
 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  
 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  
 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  
 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  
 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叅  
 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  
 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叅軍屈貞筠皆攝監  
 察御史諸道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  
 劾之光業殺七百人等言亦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  
 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  
 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  
 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  
 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五月  
 癸丑棗州河溢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  
 神皇帝 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  
 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  
 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

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辛丑  
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  
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  
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巨源孝寬之玄孫也

延載元年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突厥可汗  
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  
啜寇靈州 室韋反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  
破之 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  
使 二月武成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敦論贊刃突

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 大破各三萬餘人碎葉鎮  
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庚午以僧懷  
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  
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  
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  
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  
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  
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  
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  
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

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  
赦天下改元 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  
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餘  
萬戶內附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  
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  
然什方自云與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  
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  
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  
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胡之河上八月什方  
乞還山制罷還之戊辰以王孝傑爲渤海道行軍總

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己巳以  
司賓少卿姚璿爲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爲  
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  
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  
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  
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  
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禮進言  
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  
欺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爲識  
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

綜坐事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夷會長請鑄銅鐵爲  
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璿爲  
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  
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  
臣坐賊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  
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  
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  
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畧曰陛下天授以  
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  
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  
朕與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  
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  
壞隄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殺鄧注  
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  
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  
尋又免死流竄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  
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  
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冬  
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侍郎左肅政  
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允元豫州

人也 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永等州  
經畧大使以討之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今  
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  
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  
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  
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  
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  
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  
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

之間所費以萬億計所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  
上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  
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  
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  
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  
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  
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  
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  
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負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  
明堂鑿地為阬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



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耻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糜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二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仕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言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仕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旣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

下何心猶爲醜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旣火流玉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

業當官則賦貲是之謂一卜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决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宰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

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大  
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  
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  
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  
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  
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  
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  
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  
軍摠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  
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

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幸之於  
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  
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  
號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  
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  
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  
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  
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  
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七月辛  
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  
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  
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嶽  
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  
酺九日丁亥禪于少室己丑御朝觀壇受賀癸巳還  
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

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還即求棄官隱於嵩  
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

嵩山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

及王公所遺野服哭器一皆置之不用塵埃

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春一月甲寅以婁

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爲左

肅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爲

天中黃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

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

原州貲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旣

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

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大食請獻獅子姚璿上疏以爲獅子專食肉遠道傳致肉旣難得極爲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却之 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鐵不加賑給視會長 二人德而反乙丑遣

左衛將軍曹仁師右衛大將軍張玄邁左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畧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邁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霄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

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麀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縶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叙勲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六月伏兵於中道邀之令軍士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

及虜士家奴驍勇者官軍以擊契丹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快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爲所虜欽明兄欽寂  
時爲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軍敗被擒  
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  
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  
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  
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  
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  
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  
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  
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

元振入請之朝廷疑之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  
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  
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  
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  
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  
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  
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  
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  
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  
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

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欵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徃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爲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

西降戶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遣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孫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



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  
 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  
 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竒之擢為夏  
 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  
 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  
 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  
 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  
 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  
 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  
 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  
 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王  
 及渭橋驚馬等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  
 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  
 周興黎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  
 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  
 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  
 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  
 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  
 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唐紀二十二

起疆圉作噩盡上章因  
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  
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  
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  
無論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  
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  
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  
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

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  
王勳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  
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  
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  
死凡小忤意者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  
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及王勳兄涇州刺史勔  
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  
以成其獄壬戌比旨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  
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

思禮始悔之

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

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  
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  
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  
誅之基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剗其腹  
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  
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  
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  
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  
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

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  
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  
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  
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癸亥  
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甲  
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  
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  
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  
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  
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隊盡崖死將

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 說駢奏其事太后贈孝傑  
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復免  
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美  
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  
不克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知  
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  
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  
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  
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  
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

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千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壽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壽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匹農器三千事鐵

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疆田歸道始得還與聞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夏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壽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爲炫耀太后從之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

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爲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爲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爲內史 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笄袋時未五品於綠衫

上信之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二匹供軍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敕還其馬斥歸田里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

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旣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

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其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虜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

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

天寶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爲

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



俘以歸使乙窋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都督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衆及奚雷皆降於突厥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入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

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剗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置竇州 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月

丙戌納言姚壽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尹豆  
盧欽望爲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 九月壬辰大  
享通天宮大赦改元 庚戌婁師德守納言 甲寅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  
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  
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  
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  
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  
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

天恩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

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  
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  
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  
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  
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  
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  
司刑卿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  
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

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

關東饑饉蜀

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垂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

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貞外官數千人先是曆官以是月爲正月以臘月爲閏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可以今月爲閏月來月爲正月

聖曆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赦天下改元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春二月乙未文

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客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

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

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  
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  
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  
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  
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  
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  
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  
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  
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  
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  
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  
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  
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  
從容勸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  
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問屢爲太后言  
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  
害太后意乃定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  
方貞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  
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  
祀太廟 辛丑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

營田事 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  
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  
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  
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  
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爲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  
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  
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之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  
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

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秋清夷  
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  
進寇媯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  
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  
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  
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踈惡四也我  
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昏  
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  
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  
晉陽形容羸悴突騎譟聚以爲間諜欲取其首以求

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爲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河

南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言之行冲數規諫仁傑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仁傑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行冲名澹以字行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

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

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改突厥默啜為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口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類之孫也

皇嗣固請從之於靈陵王太后許之壬

中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以天官侍郎蘇味道



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  
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  
時人謂之蘇摸稜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  
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  
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十萬  
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  
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制都下  
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  
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爲突厥所驅  
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  
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  
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  
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  
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  
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  
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  
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於污辱妻子劫掠貨財  
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  
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  
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

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䟽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閭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

使百官共射之旣乃呂其肉劉其骨夷其三族踰紀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閭知微同誅旣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猶赍赍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

通鑑卷三百六  
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雋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 壬戌以皇嗣爲

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

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

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

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真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

薛稷正諫大夫臨汾貢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

元起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

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

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

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

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

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

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

團以備突厥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

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  
樂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  
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  
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  
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  
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  
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  
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  
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

將軍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  
之以贊婆爲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  
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  
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  
厥婁師德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  
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  
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  
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  
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八月癸巳

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  
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制州縣長吏非奏有勅  
旨毋得擅立碑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  
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  
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  
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  
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  
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庚子以  
及善爲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  
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楊再思

爲左臺大夫丁未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  
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納言陸右

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  
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  
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  
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  
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仁傑旣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  
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義爲將

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戊寅，還神都。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其眾守淇源谷。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曷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瓘。

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二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曷之負冤，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

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爲之漸寬承慶爲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又視元年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旣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

卿豈足污朕七首邪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  
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  
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  
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  
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  
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  
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  
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  
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  
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  
其未衰乎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

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 庚

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

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

於告成之石淙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

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



爲烏地也拔勤忠可汗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銜醜慢不耻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

通鑑卷二百六  
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  
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  
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  
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初契丹將李楷  
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  
披靡黃麈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縶又有賂務  
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  
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  
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  
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  
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  
楷固爲左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  
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高麗十四年

通鑑卷二百六

三五

陶智



